



任何一年乾旱季，尤其是三、四月間，許多灌溉系統不好的稻田，水源一枯竭，翻起的泥土，經過亢熱陽光的照射，大部份龜裂開來。只有靠近月眉湖水余伯的那些菜地，不但從沒缺過水，而且，種出來的蔬菜，不管是那一種，無不一片欣欣向榮，葉肥莖粗。

那是因為這幾塊菜地灌漑好，而且水余伯懂得怎樣運用肥料和種菜技術，以及他的多年老經驗。菜蔬增產了，賺得的錢也多，於是，水余伯的口袋裏，經常裝滿了一捲捲花綠的百元大鈔票。

六十三歲的曹水余，除了單純喝酒，沒有別的興趣和嗜好。酒家幽秘誘人的燈影，吸引不住他。在賭博場上輸去一塊錢，那比別人偷偷摸摸拔走他的一棵菜，還要令水余伯心痛。對於穿，水余伯也是那麼隨便，瞧他那身糊糊塗塗了泥巴漿的粗布衫褲，誰也猜不出水余伯是個有錢的老頭。

當他抱起酒瓶子，水余伯立刻就會忘記一切。每天下午，水余伯總要喝一瓶紅標米酒，有時候也會還要添多一瓶。每次酒後，水余伯也總愛鬧些不大不小的笑話，酒瘋，狂言亂語，剝去那身弄滿了污泥的衣服，然後躺倒在草地上，呼呼熟睡，讓一隻隻山螞蟻跑來咬他的頸項。

這些習慣，從甚麼時候開始，就是同水余伯生活了半輩子的曹二媽，也記憶不清楚了。每次，水余伯舉起那只紅標米酒的長瓶，他的老伴曹二媽，就會循例似的總要嘮叨一陣。然而，任憑曹二媽怎麼嘮叨，還是改不掉水余伯這唯一嗜好的。住在間隔壁的王蘭英，恨死了水余伯，每聽到從水余伯屋間傳出酒瓶子的撞擊聲，和那股被一陣風飄送出來的紅標米酒惡濁的氣息，阿英常常難以自禁地咒詛着：

「又在灌飲黃湯了，新發叔因為灌多了得了肝病病，連那兩個痛症聖手的高醫師都沒有辦法去救活他。老不死的水余伯，每天灌進了這麼多黃湯，怎麼還不發肝病病呢？」

王蘭英為什麼討厭水余伯，原來是有根源的。七年前，阿英才從西富村嫁到月眉湖來。有一次，她從野地裏割了一捆番薯藤回家飼豬，揹着番薯藤轉過榕樹林時，想不到竟看到水余伯這個糟老頭，在樹林中解小便，把甚麼都露了出來，使王蘭英羞慚得臉上通紅。

還有一次，月眉村的秀春出嫁給薛家做媳婦，第二天歸寧省親，秀春的爹大辦宴席，請了許多客人。像這種機會，水余伯從不肯隨便放鬆的。那次，在酒席桌上，因為水余伯喝酒喝得爛醉，搖搖幌幌，以致走路都走不穩。躬着一

副瘦削的腰身，嘴角流着酸濃的涎水，擺擺盪盪地移動着身軀，一邊不停哼唱着邪淫的蕩枝調，瘋瘋癲癲一副糟態。當時，竟把膽小的王蘭英嚇壞了。從此，水余伯在王蘭英的印象裏，是一個壞老頭，髒老頭，也是一個糟老頭，這印象似乎永遠都無法改變過來。

以後，不管是看到或聽到水余伯在喝酒，阿英總愛咒詛個不休，她同水余伯住的這麼鄰近，彷彿有着幾分委屈。

那一年舊曆九月，氣候驟然轉涼，颱風季節已經過去，許多農家，為了增產，都利用稻作休間期間，紛紛翻土施肥，種一季菜蔬，使自己的土地，發揮最大效用。

貼靠在月眉湖畔水余伯那幾塊水田，田畦中劍菜和甜椒的種苗，已經生長得很肥很大，尤其是甜椒的種苗，隨時都可以移植了。

在榕樹林旁，水余伯看到王蘭英挑着兩籃堆肥，走向她自己的田地。

「阿英，這些堆肥挑到那裏去呢？」  
「菜田！」  
「你們今年也種青菜賣哪？」  
「是！」

「這些堆肥，挑到水田裏去，是作基肥，還是追肥用哪？基肥時間太遲，隔不了幾天，便要移植蔬菜的秧苗，肥力化解不開，菜苗的根莖，說不定會爛掉哪。追肥麼，時間又未免太早了些！」  
「是，是！」

王蘭英雖然是在應付水余伯的談話，但她的語句，一直是冷漠不屑的。因為，她討厭面前這個又糟又髒的醜老頭。  
「菜種播下去沒有哪？」水余伯繼續問：  
「莫！」  
「現在還沒有播種菜種，將來成熟時期，不是太慘哪。今年我播種的菜種很多哪，你要甚麼菜苗，可以到我家田裏去移栽哪！」  
「莫愛！」  
水余伯原想幫王蘭英的忙，不料却被她冷冷地拒絕了。  
第一期稻作又是豐收，水余伯家稻田中的谷穗，飽脹得都垂着頭，黃橙橙的谷粒，顏色像金子。水余伯兩片乾裂的嘴唇，樂得闔不攏來。  
割完了稻田中的谷穗，翻起一塊泥土，準備撒播蔬菜的種子。做完了這些

第二天，水余伯獨個人坐巴士跑到小鎮上去，他想看一場「牛郎織女」國語片電影。無奈上午電影院休息，不放映影片，天上的七仙女同牛郎，與水余伯緣慳一面。

街邊排骨麵的香味，引動了水余伯腸胃裏酒蟲的蠕動，他轉進一間小麵館裏，一口氣喝了三瓶紅標米酒，吃了兩碗排骨麵。酒足麵飽，然後，水余伯醉醺醺地坐巴士回家。回家睡了一覺，水余伯又悄悄地從自己家屋的後門溜走，他要尋找一個安靜的地方，繼續再去灌醉一場。

酒液溢滿杯盞，從杯盞的邊緣滑落，滴在水余伯黏糊着泥漿的衣褲上。濕風從雲隙裏吹來，吹縮了水余伯朦朧的酒意。草地被雨水淋浸得透濕，水余伯忘記在上面熟睡了好久，也忘記那隻飲空了的紅標米酒的瓶子。

水余伯只是迷迷糊糊地走着，朝向月眉村間走去。冷風使水余伯的心智，逐漸清醒了些。他發現湧流在自己面前的，不是紅標米酒的漿液，而是雨點，密密麻麻的雨點，風也是那麼狂急。

雨點撞打在水余伯的身上、臉上，是那麼寒冷。好重的雨點，不僅濺淨了水余伯心智的朦朧模糊，而且還把盤繞在水余伯胸腔中那個紊亂的纏結，也給溶解了。

雨，繼續地落着，冷風挾持着狂急的雨點，朝向水余伯的腦門前撞打，以致他的步履，移動得比牛步更為緩慢。

艾爾西颱風剛過去，風姨在月眉湖上留下殘敗的舞跡裙痕，還沒有消逝。倒塌了的村舍，溢盈的湖水，被狂雨急湍流失了的農作物，淹滅了的稻田，整個月眉湖四週，無一處不是泥沙堆積，路斷村荒。

人們還來不及整理，誰知，芙蓉西颯風，又挾着慄慄潑潑的聲勢，更使月眉村災害添深。稻田裏溢溢的水流，變得混濁起來。黃昏時刻，榕樹林抖擻在強風勁雨中，吁喘呻吟。

榕樹林子中間，水余伯看到一個蹲着的身軀，在芙蓉西的風雨裏抖擻不停。水余伯緩慢地走到那個蹲着的身軀近旁，原來是王蘭英，榕樹底下，放了一大網剛從田裏割來的新鮮番薯藤。

「阿英哪！快回去哪，待會兒水大了天也黑了，走路更麻煩哪。」

「回不去了，水余伯。」

「誰講，起來，我替你搬番薯藤。」

「河上的水泥橋，被山洪沖毀了，河水好大好兇，我看也不敢看！」王蘭英說時，她還是蹲伏着自己的身軀，用背脊抵擋替風勁雨的撞打。水余伯好容易鑽出榕樹的林子，還沒有走到河邊，便看到滔滔的濁流，向榕樹林內湧來。隨着濁流的進逼，迫使水余伯步步朝向榕樹林內轉退。

當水余伯退走到王蘭英身邊，這時，天已漆黑一片，除了風雨的橫掃，在他們的週圍，甚麼也摸探不着。

「這裏也不能耽留下去了，阿英哪！快跑，不能再耽擱時間哪，還要番薯藤做甚麼哪！」然後水余伯自怨自艾地說：「該死的酒哪，害得我在草地上躺

### 近期進口武田新農藥

最新型柑桔蔬菜病害防除抗生物質劑



- 蔬菜：軟腐病
- 柑桔：潰瘍病
- 蕃茄、馬鈴薯：疫病
- 菸草：野火病
- 洋葱：腐壞病



武田藥品工業株式會社

### 立農牌農藥信用可靠

防除：蔬菜吊絲蟲·青蟲·夜盜蟲。

敬請愛用！

益利農 乳劑

保賜靈 乳劑

治蟲靈 乳劑

強力樂果 乳劑

(大減速)



立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[所有農藥皆有登記證]